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康濟録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逺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欽定康濟録卷之二

先事之政計有六

先事論曰哲后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葢雖時際豐熙歲書大有而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宵旰匆遑凡夫滋茂衣食便安黎民之道至大至詳有舉無廢用是萬方乂安坐臻上理當是時也時有饑荒國無歉乏之補偏救獘之術無所事諸後世耕者日少戸口日繁

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徼天災偶行民情遽廹非長民者早為之所則設施無序緩急無倫何以慰九重厪念之懷措萬姓安全之地乎用集歷代探本之治條為先事六則敬備廟廊採擇之端賢吏仁民之法古政具在神明通變動遵乎古而仍不泥乎古自在道國愛民者之善為潤澤也已

一教農桑以免凍餒

月令　　　齊管子
漢景帝　　　張堪
唐劉思立　　五代梁乾化勑
後唐天成勑　　宋太宗諭
張詠知鄂州　　江翺令魯山
元至元詔　　明太祖諭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

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向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謹案民之大事端在農桑上以備宗廟之粢盛下以致民生之蕃庶所謂和協輯睦財用蕃殖悉於是乎

興焉其為典甚鉅而布之政令尤不可不亟為經綸也自古聖王祈穀以勸民耕耤以敬天宮廟之中后妃肅理蠶桑虔奉祭祀如此由是有及時勸課之令俾草野農人得先時整飭器具合天道以盡人功德至溥也意至深也所以敦厖淳固民和而天錫之福蓋恪勤乎子惠黎元之本計無時而敢有怠心生於其間也

齊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

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謹案從古賢臣致治之才莫如管仲觀其相齊設施經緯真足輔相天地之宜所以桓公之時最稱富盛似此雄材宜乎專力山海之間以充實百姓乃令其言如是是蓋洞明魚鹽之利總非本富泉貨之用亦有窮時莫如使兆民之衆舉知天地自然之利而盡力於南畝則饑寒勿及其身天良愈培純厚禮節之大由富庶而自入範圍榮辱所關處豐亨而每多顧

惜國之綱維胥立於是矣非為政之急務而足民之要圖也哉

漢景帝勸農桑詔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歳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謹案金玉雖貴無益於人之温飽米粟雖賤有關乎

人之身家以身家較珠玉則米粟之不可不寶審矣故文帝之勸農桑重在有司景帝之勸農桑勿貴珠玉皆得致治之本所以文景之世天下豐盈百姓皆敦崇孝弟砥礪廉隅治幾刑措化洽羣生道國之本務得也

張堪拜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

謹案富民而不令致力於農田使野多曠土民安惰

逸有利亦非長久之策也良有司深明乎此則有隙地即有良田盖其經營所到無非實在為民之妙用勸導所感自多歡欣鼓舞之精神其草野謳吟之意有動於不自知者張太守特開八千頃之稻田使民向往於其間人有不富而家有不足者哉何處無田何田無守能以張公為法民樂何如

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衆迎妨

廩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
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諡等遂不行
謹案自古未有人無衣食而國能太平者也故愛國
必先愛民即賑給之使尚不敢遣恐妨蠶麥而肯擅
用其力役哉此唐之初世衣食足而民心固雖有賊
臣擾國不致喪危得固本之道耳治國者於蠶忙農
務之時可不深為體恤以裕其衣食之源耶
五代梁太祖乾化元年二月勅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

仍諭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諭
百姓備淫雨之患
謹案無知之小民烏能測上天之水旱司天監既有
明占理宜諭衆使知所備雖未卷當要亦不遠總頼
後之治民者得思患預防之道時時敬體天心不使
一毫怠忽斯為上策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勑訪聞京城坊市軍營有殺牛賣
肉者仰府縣軍廵嚴加糾察如得所犯人准條科斷如

是死牛即令貸賣其肉觔不得過五文鄉村死牛但報本村節級然後准例納皮天下州縣准此處分

謹案事能細心揆度自能永遠遵行如肉令賤賣則殺牛者必寡報官方許開剥納皮則偷宰者必無有犯者若再許人告首即以此牛賞之誠得禁宰耕牛之善法矣

宋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寔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布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

穮若風雨乖候將如之何

謹案知稼穡之艱難者須厚恤耕耘之勞苦也否則知之亦無益今太宗慮遭凶歲早為籌畫得未雨綢繆之道矣然不薄其賦寬其役緩其征則俯仰無資小民不能盡力於南畒三年之蓄不可得何由成郅隆之治哉

張詠知鄂州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本地桑已

成絹歲至百萬足民以殷富

謹案實心為民者任勞任怨在所不計如張公之方

命去茶也民心豈能無怨後桑成而利溥不致失業

農桑恵人非固本之君子歟

江翺建安人為汝州魯山令邑多苦旱乃自建安取旱

稻種耐旱而繁實且可久蓄高原種之歲歲足食種法大率

如種麥治地畢豫浸一宿然後打潭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鉏草一次澆糞水一次至於三即秀矣

謹案土有高下燥濕之分父母斯民者原貴有以教

之也如宋真宗因江淮兩浙旱荒命取福建占城稻而種之者避旱荒也程珦因沛縣大雨募富民之豆而布之者救水災也氾勝之云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何不擇其秸長而粒大者種之水旱皆可避也魯山令能立法救荒於玆數者可無愧矣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詔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

專掌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其社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行罰仍大書所犯於門候改過除之不改則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得水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桑二十本雜種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其數以生成為率願多種者聽其無

地及有疾者不與各社種苜蓿以防饑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牧鵞鴨蒔蓮藕菱芡蒲葦以助衣食荒閒之地悉以付民

謹案農桑令當以此為第一詳而到備而切人有怠惰者衆勵之土有不宜者别樹之民有不足者官給之極栽成輔相之道也何以後之理財者但知為已而不知為民識者能不為之遐思良吏廣孚聖澤于九有耶

明太祖初渡江時即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年兵擾隄防頹圮民廢耕作而軍用浩繁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廵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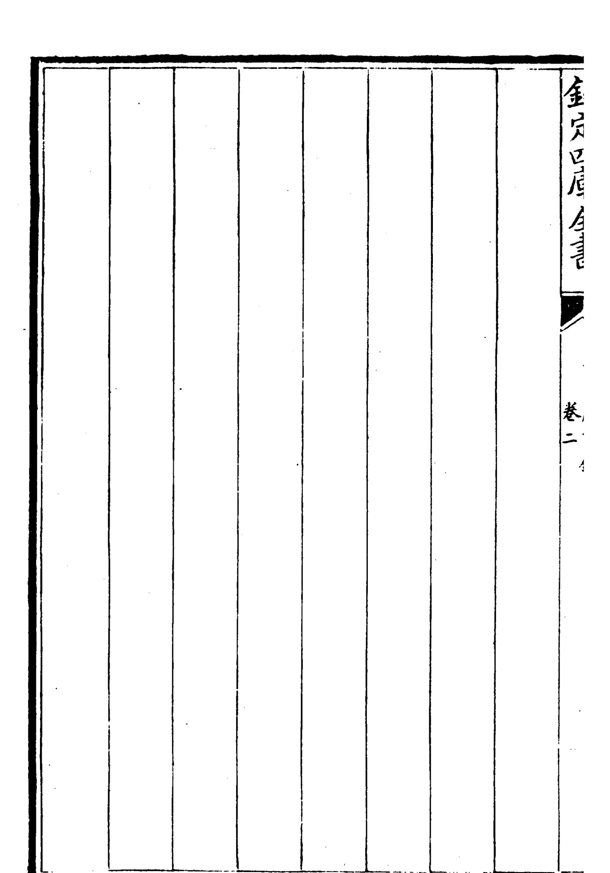
謹案開基之聖主自具有經國之大綱紀隋時未嘗不大開河道不過為一日之遊觀明太祖命人廵行水利惟欲軍民之足食乃知以農事為重者不可不急興水利也二者相因為用猶木之附土火之賴薪

非此不足以致盛大而享豐盈之福也籌國者宜以此為法

教農桑総論曰世有日月則長明人非稼穡則勿生故聖賢獨於耕耨之間靡不諄諄告戒而於法亦無不備也憂旱之為災命樹之以區田慮水之為害教之以櫃田傍山者則曰梯田為善臨水者又曰架田可耕圍田宜於郭外圍田利於澤間管子有瀆田趙過作代田此外尚有塗田沙田不能盡述教無不備樹無不精使以

農事為可緩諸君子何皆亹亹而不倦也昔人云漢代去古未遠高帝立孝弟力田之科深明乎九年之蓄者適逢饑饉不足以使民無菜色也故其崇本抑末之志畧不稍貶其科條觀此則不工不商之游惰蠧食於農者不當痛懲乎讀月令管子文立法未嘗不善而何以時見饑寒之衆要知雖有絶妙之良規究不若愛民之司牧使其不見於設施終無實際何益之有故惟慎選循良重農積粟處處無羣居之游惰村村盡敦本之

農夫何患乎太平之不奏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置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衣食可勿足乎農桑可勿教乎



二講水利以備旱澇

魏史起　韓鄭國
漢倪寬　晉杜預
隋文帝　唐李泌白居易
五代吳越王　宋范仲淹
元虞集　明周恭
錢增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知而

不興是不仁也仁知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為稻粱

謹案水利者猶人身之血脈也血脈不行安得無病水利無資田將安溉而況有漳水在其旁乎觀稻粱之歌則知史起之責豹也宜矣

秦始皇時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行間說秦令開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竝北山東注洛三

百餘里欲以漑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就渠渠成用漑注填閼之水漑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名曰鄭國渠

謹案凶年之起水旱不時耳渠成則蓄洩有時民遂以富是韓之智鴆酒止渴也秦之愚塞翁失馬也顧治國者寧為秦之愚而無為韓之智也

漢元鼎間倪寛為左内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謹案天下地勢南北不同江之南雖多山澤然通舟楫而惟溝洫為要江之北若河南山東兩淮等地亦通運河而所重者在溝洫至於山西陝右昔時運道尚皆湮塞而況溝洫哉倪寛奏開六渠天子可之誠

得蓄洩之要矣

西晉武帝咸寧四年七月螟傷稼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兖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决瀝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收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死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時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稅租此又數年以後之益

也帝從之民賴其利

謹案當陽侯以三益利萬民識鑒宏遠螟雖傷稼饑者有食豈他人所能及哉武庫之稱可以無愧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以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遠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帝遣使將水工廵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千餘萬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謹案水之為道蓄洩由人則有益旱澇任之則為災

文帝知其然不惜所費隨地疏通非帝王經濟之宏

模歟朱文公政訓曰賑濟無竒策不如講水利若到

賑濟時成得甚事不意文帝已先行之矣則其國計

之富足不當甲於歷代耶

唐杭州本江海之地水泉鹽苦居民稀少刺史李泌始

引湖水入城鑿六井民足於水生齒始繁後白居易復

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灌溉千頃始稱富足但

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歳輙開治宋則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為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河水渾濁而多淤三年一淘為市大患六井亦幾廢矣宋蘇軾守杭州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而潮亦不入市矣且去葑田積於湖之中為長隄通南北之路而行者便無環湖之遠也植桃李於隄上望之如畫杭人名之曰蘇公隄

謹案六井不開居民不聚運河無水灌漑何從二公之力不在錢王之下然非東坡之去葑田淤塞水無容處湖外之良田又將沉而為湖矣疏導之功可不講哉

五代吳越王錢氏築石堤以禦潮汐堤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滉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滉柱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為然既而舊木出水仍皆朽敗而不可用滉柱既空石堤為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

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為患也及杜偉長為轉運使又有人獻議自浙江税場以東移退數里為月堤以避怒水此善策也衆水工皆以為便獨一老水工以為不然密諭其黨曰移堤則歳歳無水患矣若輩衣食何從而得於是衆人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患何歳無之後亦有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終不若滉柱之利為久也

謹案怒潮併力而來滉柱分株而受水之觸堤者即

有急而有緩石之受攻者亦或震而或寧此塘之所以可久耳奈何去其分濤之砥柱任其冲激之狂瀾無感乎歲有所築而塘終不能不壞也一勞永逸之道豈竟莫之知乎嗚呼沿江沿海風浪滔天塘或傾敧絶無攔絆大則漲吞城邑小則繞郭居民悉遭漂没水即易退而人難復活矣惟望在位仁人勿以錢王舊制費重為嫌則免席捲一空之害而澤國永拜拯溺之恩矣

宋范仲淹為揚州府興化令海水為患田不可耕仲淹乃築堤於通泰海三州界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歲享其利

謹案范公之有益於興化猶錢王之有益於杭州皆以築堤見功葢海水為患茍不速防不獨害於田畆人民不將盡為魚鱉耶

元仁宗時虞集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十里皆萑葦

之場壯極遼海南濵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寛東南海運之力内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說

者不一事遂寢

舊評曰其後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十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從之又倣此法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人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明嘉靖時河臣周恭疏内有云臣竊見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山東濟南東昌兖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太山徂徠諸山水發漫為臣浸潰決城郭漂没廬舍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自來並無修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至齊魯之間一望赤地蝗蝝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横五千里天災流行此皆溝渠不修之故也臣惟善救時者在

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修溝洫者非謂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横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而已

國朝陳芳生曰平時預修水利則蓄洩有備而無旱潦之患荒年為之則饑民得以力食即可免於流離凡有父母斯民之志者所宜急為講求也

明户科錢增疏請修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

水以太湖為腹以大海為尾閭以三江入海為血脈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近日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滴不入灌溉無資歲逢旱魃田禾立槁何從而救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旱暵言耳萬一大浸稽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為壑而城郭人民皆

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其時蘇松廵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宜開濬俱下該撫察議

謹案人憂旱暵之為災而不知横流之更惡淫雨無休去路淤塞不特泛濫滔天民将魚鱉即禾苗遭久溺安得有收成錢公特疏請開劉家河蓄洩有備旱潦無虞其利澤遠矣况近日之江濤汹湧堤岸難防設有不測直入内河而去水不速七郡之田廬百姓

不大為可憂哉是不得不望封疆大臣特展經營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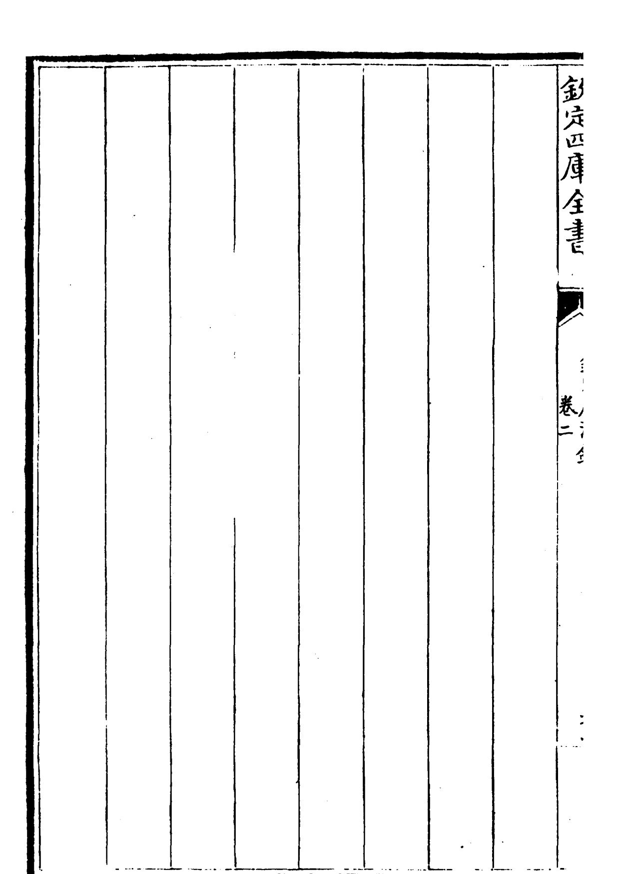
為開濬豫防不測於無形耳

講水利緫論曰凡用水而水不蓄去水而水不流豈特有害於農田人民亦恐由此而喪命此經濟名賢以仁智自任者未有不急急於此也史起之責西門豹得之矣雖然仁智豈易言哉韓之誘秦大開涇水而富其國可謂智乎元之不聽虞集惟竭民力以航不測可謂仁乎故治水者當以倪寬為冣舍此惟隋文帝之法更佳

故得頻年稱大有也築塘而捍水患者文正公仲淹也決堤而去水災者當陽侯杜預也此皆蓄洩以時者矣唐之鑿六井宋之去葑田獨非水利之善者乎至若錢王於築堤之外更列滉柱十餘行破散洪濤併力之勢衛護江塘經久之基於仁智兩得矣可恨者杭帥之愚昏聽小人之言而去之也明季河臣周恭所言頗有可採户科錢增之請關係非常留心民瘼者皆宜深究也於此而不知所急謂仁智克全而經濟無歉者恐亦未

之確也故凡水利之當去留在郡縣者郡縣任之在數郡者司道任之有屬道省者督撫任之有關隣省者移會而分任之必無不可為之事矣何憚之有國語云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後人雖不敢望聖王於萬一但旱乾水溢不為救治豈父母斯民之道哉

穿井法　凡開井當用數大盆貯清水置各處俟夜色明朗觀所照星何處最大而明其地必有甘泉此屢試屢驗者見農政全書



三建社倉以便賑貸

隋長孫平　唐戴胄
李訢　宋張方平
蘇渭　魏掞之
趙汝愚　朱熹
金世宗　元趙天麟
明王廷相　鍾化民

隋文帝開皇間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勸諭同社共立義倉收獲之日各出粟麥藏焉社司執帳檢校多少歲或不登則發以賑之

謹案以同社之輸蓄而濟同社之急社司執帳官吏

尚有侵吞之事乎民安物阜睦俗敦倫悉由於此故長孫平之社倉與李悝之平糴皆可為神農之高弟后稷之功臣

唐太宗貞觀初戴胄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各輸穀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

謹案所在為義倉則與社倉無異矣且以王公而出粟給為庶民之所資得損上益下民悅無疆之道矣社稷不有磐石之固乎此賢主所以善之也人能做

此社倉之建誰曰難之
德宗時尚書李許有云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旣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勅州縣年豐糴粟積之於倉穀貴平價糶之於民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也
謹案救民而害民者移民之政也扶老攜幼跋涉道途風雨困厄未至而已者十已六七矣李公欲令州

縣處處建倉積粟救民其深仁厚澤非淺鮮者所能及也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倉廪論有云比者勅書有諭州縣使立義倉之言於兹三年天下皆無立者凡今之俗苟且因循有位者無心有心者無位在上可行者務暇逸而從苟且在下樂行者或牽束而不得專以故民間利不克時興害不克時去彼義租社倉者齊隋唐氏既嘗為之矣果令天下之縣各於逐鄉築為囷廪中戶以上

為之等級課入穀粟縣掌其籍鄉吏守之遇歲之饑發以賑給協於大易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符於周官黨使相救州使相賙之法誠為國之大事也

謹案此論倉之所以不能建可謂曲盡人情而言言中的矣仁人君子果能晰其理易其轍去其弊奮勇力行不獨濟貧且得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義矣

熙寧初陳留知縣蘇渭言臣領畿邑請為天下倡令戶分五等自二石至一斗出粟有差每社有倉各置守者

耆為輸納官為籍記歲凶則出以賑民藏之久則又為立法使新陳相登即詔行之既而王安石沮之遂不果行

謹案文公之前即有欲立社倉而為天下倡者天子已可其奏奈為荆公所沮蓋青苗法専重取利社倉法専在濟民立意不同自相水火嗟夫景星慶雲不與暴風疾雨同時可見者也

甌寧縣有洞曰回源劇賊范汝為向曽竊據民性悍小

遇饑饉羣起殺掠進士魏捄之謂民易動盖緣艱食乃請常平米一千六百石以貸鄉民至冬而還遂置倉於邑之長灘浦自後每歲散斂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草寇遂息

明陳龍正曰社倉之利一以活民一以弭盜非特弭本境之盜也且以清隣寇焉文公賑粟於崇安而擒盜於浦城魏捄之置社倉於長灘浦而田源洞之悍民以化如一邑有若干鄉區每鄉每區各立社倉誠

為至計

孝宗時趙汝愚知信州乞置社倉疏有云臣伏見州縣之間遇水旱賑濟賑糶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為生最苦牽而得錢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糴則已居後於是老幼愁嘆有避荒就熟輕去鄉里之意其間强而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斃奪攘摽掠無所不至以陷於非辜城郭之民率不至此故臣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臣愚欲望

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明詔有司逐鄉置廒每歲輪差上戸兩名以充社司主其出納不如法者治之使幸而連年豐稔在在得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宄之心無自生也

謹案趙公此疏如親歷窮鄉目覩貧民之苦凡陷於剽掠者皆因饑寒逼迫而致之豈樂此喪身亡家之禍哉果社社建倉資生有路誠救人於法網之先矣非南渡之賢臣耶

孝宗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上社倉議有云乾道四年臣熹居崇安之開耀鄉民艱食請到本府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無不歡呼於是存之於鄉夏則聽民貸粟於倉冬則令民加息以償每石息米二斗如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凡十有四年以六百石還府現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故一鄉之中雖有饑年人不缺食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孝宗從其言徧下諸路

倣行其法

國朝陳芳生曰社倉之制專以賑貸凡官貸民者必多侵冒民貸官者必受追呼民與民貸必出倍息惟此三害俱無雖非荒年亦可借作種食年年出納久之所積自豐矣

金世宗語户部曰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於他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賑濟設有緩急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

安用之

謹案金世宗不顧錢充府庫而欲以之備粟又欲隨處起倉以儲此粟大得萬物一體之懷若使賢臣敬承其旨廣推仁愛之意以錫福斯民豈非仁術之至大者哉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至元六年有旨每社立一義倉社長主之遇大有年聽自相勸督而增數納之饑饉不得已之時計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官司不得拘檢借

貸併許納雜色如是非惟共相賑救而義風亦行

謹案堯湯有水旱之災而不為其所困者有備故也苟社社有倉雜色可納饑以濟之小荒不致流移大荒免為餓莩較於臨事而圖者相去不甚遠耶

明嘉靖時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備荒之政莫善於義倉宜儲之里社定為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為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三等人戶捐穀多寡各貯於倉而推有德者為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凶歲則計

户給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户上户責之償中下者免之凡給貸悉隨於民第登記册籍以備有司稽考既無官府編類之煩亦無奔走道途之苦

謹案侍郎之言最為得法一村之間有二三百家者即為一會共建一倉隨其社之大小而命其積穀之多寡又使自為主之非即社倉而何有備無患閭里雍熙豈無上世鼓腹而歌之樂哉

萬歷間御史鍾化民奏內有云臣聞古有水旱之災而

民無捐瘠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地方一遭災荒輒仰給於内帑此一時權宜之計豈百年經久之規哉惟以本鄉所出積於本鄉以百姓所餘散於百姓則村村有儲家家有蓄緩急有賴周濟無窮矣臣令各府州縣掌印官每堡各立義倉一所不必新創房屋以滋破費即菴堂寺觀就便設立每倉擇好義誠實之人兼有身家者共相主之此乃積於粒米狼戾之時比之勸借於田園荒蕪之後難易殊矣

謹案鍾御史令每堡各立社倉一所誠救民之良法後之有司果能世守勿失何至有饑民嘯聚之患哉

建社倉總論曰甚矣仁人之心至社倉而至廣至大也常平與義倉皆立於州縣惟社倉則各建於各鄉故凡建於民間者皆社倉也烏得以一義字而疑之此倉之美不特救小民之困戹實可以舒大君之憂心饑寒聚集叛亂立興雖即旋亡豈無軍餉故恤國費者此倉宜建欲免勦賊者此倉宜建善培國本者此倉宜建口食

得而上下安𢭏腹飽而人心附較之就食别境領賑官司者逺矣何也無跋涉之費也無後期之失也無宿途之苦也他鄉外省不必驅馳父母妻兒豈猶輕棄故諸賢無不惓惓於此倉也然而得其妙者文公爲㝡行之久而知之詳且欲遍行天下而何以後人莫之法也豈以民間亦有不欲行者乎大功之成不謀乎衆自古有之況聞近世之常平既不令人擅於取用民間之社倉則又廢而不建是廹人於溝壑驅民於法網矣豈不深

為可歎哉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無常懷惟惠之懷社倉建而天有不為之輔民有不為之懷者乎君子勉之

四嚴保甲以草奸頑

周禮　　　　齊管子
秦衛鞅　　　宋張詠
熙寧法　　　程伯淳
范仲達　　　朱熹
董烱　　　　明張朝瑞
王守仁　　　周孔教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註云保猶任也居相親近則易為督察也相受者居同門閭則可相容納也相賓者賢能皆備於中相與賓而興之也

齊管子禁藏篇云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逃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名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謹案昔施伯對魯莊公言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觀其所重不外於保甲法則保甲之不可不急於行也明矣

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鞅使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其法以五家為保十家相連收司相糾察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司猶管也為什伍之法使之相兼管也

謹案此非衛鞅保甲之法乎心雖殘忍才頗雄長欲

民之守其法遵其令亦若舍此不能蘇東坡云帝秦者商君也危秦者亦商君也美哉斯言也使以是法而範羣黎悉歸仁厚焉知不能以王道而化成天下何至立法自斃而遺後世之僇哉

宋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減三分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户為保一家犯事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盜文康奏復之其賑糶法人日二升團甲給票

赴場請糴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歲出米六萬石蜀人大喜為之謡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謹案張公以十家而共除一人之弊此弊之所以除也法變則盜興王文康亟奏復之蜀人不但為之喜而且為之謡其法之有益於民而不可廢也審矣膺牧民之任者思欲共躋於昇平當以張公之所行為善則

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於是諸州籍保甲聚而敎之

謹案至難行者保甲葢里閭紛紜民居宬稱繁雜一時清理豈易稽查此事總在賢能縣宰隨時審勢逐叚分清積久認真漸有就緒王安石本意亦欲寓兵於農但訓練無時妨農騷擾民又何堪此苦是以行

之而無成耳欲行保甲者當不泥乎古而仍不背古斯稱大經濟

程伯淳令留城度鄉村之遠近為立保伍使其力役相助患難相扶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令無失所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擇其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别善惡使之有勸有耻在邑三載民愛之如父母

謹案保伍之法賢人君子之所必重者盖以舍此則

無以聯絡人情而使之交相勸勉也故程夫子於鄉民社會之時特立科條使其有廉有耻患難相扶且拔其秀者而教之皆由別之清故能勵之切使非保伍為立科條何從下手

范仲達為袁州萬載令善行保伍法自来言保伍法無及之者雖有奸細一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之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後張定叟知袁州欲覔其法而不可

得偶有一縣吏畧記保甲之大槩云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㝡緊要葢所以防衛而制變者也一個隅官須各管得十来里方可若諸鄉則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大小相維之意其用人子弟必使竭力料理非比泛泛每以旌賞拔擢而激勸之

謹案留心濟世者無時不以善政為念者也若仲達行之於前定叟訪之於後惜乎不能盡得其妙惟隅官之置知其所重要知防衛而制變者即社長之類

是也總之奬賞之事明則彈壓之用切匪類不容於甲矣

朱熹於建寧府崇安縣因荒請米既建社倉乃立保甲法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逃軍無行不得入甲凡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惟願者開其大小口若干共登一簿以便稽查

謹案保甲法雖不為社倉而建但既建社倉此法斷不可少不然司事者無人舉報者無人賢否無由而

別虛實何從而知故欲富國強兵者在所首重而欲敦倫善俗者亦不可少緩也朱子學貫天人豈漫無所據而力行哉

從政郎董熠曰官司平日宜豫先抄劄五家為甲有死亡遷徙當月里正申縣改正凡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劄存縣庶免臨期里正有賣弄之弊

謹案臨期抄劄其弊無窮古今一轍惟保甲行而貧富瞭然矣然得之於平日者始為至當故豫為抄劄

濟世之良模也

明張朝瑞行保甲法或言往歲賑饑皆領於里甲今編保甲以代之何也曰國初之里甲猶今時之保甲昔相隣相近故編為一里令年遠人散每見里長領賑輒自侵隱甲首住居窵遠難以周知及至知而來來而取取而訟訟而追追而得計所得不足以償所失故強者怒於言懦者怒於色只得隱忍而去甚有鰥寡孤獨之人里甲曰彼保甲報之於我何與保甲曰彼里甲報之我

何與焉互相推委使民死於溝壑無可控訴者難以數計不若立為畫一之法俱歸保甲葢凡編甲之民萃聚一處其呼喚易集其貧富易知昔熈寧就村賑濟張詠照保糶米徐寧孫逐鎮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也

謹案除奸剔弊莫善於保甲故留心賑救者首當重也葢保甲不行則審户不實無論恩施之大小悉為奸人冒破侵欺鰥寡孤獨以致嗷嗷待食者仍絶粒

而填於溝壑也保甲顧不重哉

王守仁廵撫江西行十家牌法曰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為某官吏或生員或當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户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留縣以備查攷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册處分更無躲閃脱漏一縣之事如指諸掌

謹案十家牌一行真實無虛則保甲之法已得八九但須註明左右隣居及每季更換之人方稱至當否則遷移物故仍然混雜而無稽

周孔教撫蘇時曰弭盜安民莫良於保甲法是法也為弭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人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之也難為賑濟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之也易今令各府州縣擇廉能佐貳一員專董其事大概先將城内以治所為中央每保統十

甲各設保正副等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分東西南北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為號南與西北亦如之其在鄉四方保正副又以在城保正副分方統之假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一保在城東二保統東鄉二保餘則皆以此為法是保甲者舊法也以城中之保而分統鄉閭之保者新設之法也若鄉閭保長抗令即添差助城中保長協力處分凡公事可以立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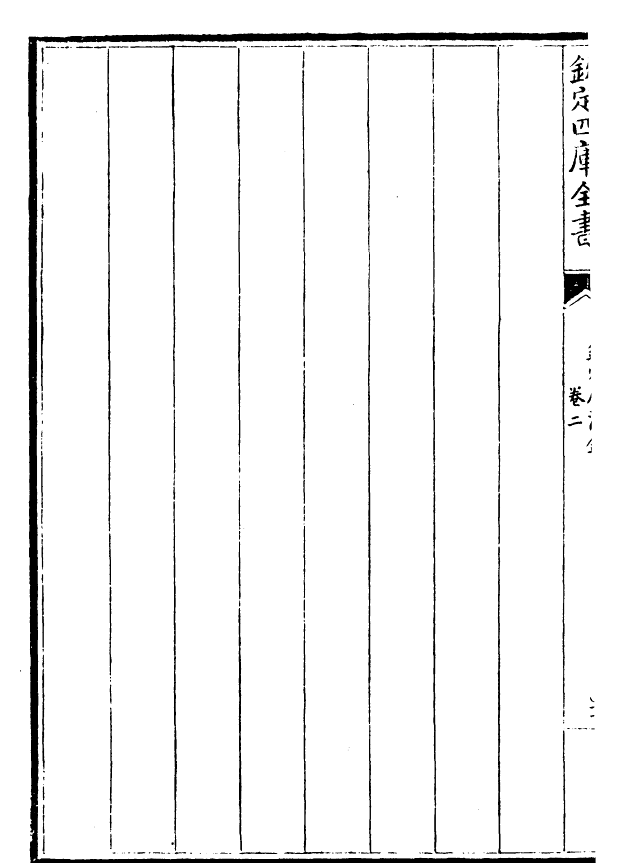
謹案保甲之法固不可緩若以在城保甲統在鄉保

甲未免近於穿鑿不若文公所行之法簡便而穩當也

嚴保甲總論曰保甲之法不立城市錯雜鄉村窵遠在位君子烏能知其賢否併有餘不足之家也惟行之有素按籍而稽奸宄不得容留貧富瞭然在目冒破者無有矣則保甲不與社倉相為表裏者歟故不論賑濟賑貸賑糶饑年皆不可少雖平居無事之時亦不可不以周禮為先也管子行之於齊而桓公得霸衛鞅施之於

泰而孝公富强蜀人之頌美張王二公皆不離於此也熈寧之可歎者安石欲寓兵於農反妨農時致民饑饉不足道矣程伯淳令於留民以此而戴之如父母朱文公建於閩貸以是而不敢有侵欺賢人君子尚不能舍此而致治後之為政者何皆夢夢而不知所重也惟范仲達行之而亦臻其妙後張定叟欲訪之而不得其傳蒼生之有幸有不幸也一至於此世道人心何從得古深為可歎繼此則董熠與張朝瑞言之鑿鑿悉中弊端

不可不閲也王陽明之十家牌不踰此意周孔教之撫蘇法頼此成規總之保甲之法行任彼千頭萬緒散漫難稽我則有條有理坦然明白賞罰既當風俗自敦孟子亦言之矣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非此意耶



五奏截留以資急用

唐開元詔　宋大中祥符詔
熈寧詔　王岩叟
元祐詔　韓仲通
呂頤浩　乾道詔
胡銓　元尚書省臣
明林聰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九月詔曰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賦尤廣頃年水旱厥庚尚虛今歲屬和平時遇豐稔而租所入水陸運漕緣脚錢雜必甚傷農務在優饒惠彼黎庶息其轉輸大實倉儲今年河南河北

應送合嘉太原等倉租米宜折粟留納本州

謹案不知者以為上供急知之者以民食亦不可緩也留上供以備饑年即趙威后對齊使云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之意耳

宋真宗大中祥符間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千石以備饑年賑濟

宋董煟曰祖宗之時上供之米猶每歲截留以備賑濟則常平義倉無所吝惜可知然則祥符之詔可不

端拜而大書乎

神宗熙寧中浙江數郡水旱災傷詔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

謹案昔人云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熙寧中雖多天災流行水旱頻仍然尚有司馬光趙抃呂公弼諸君子在豈不知國本之當重肯吝其倉庾哉九重一詔萬姓回春矣

哲宗元祐元年王岩叟言淮南旱甚本路監司殊不留

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缺米人户每户不得過三石

謹案民情難撫寂在饑年人不得食徙者從而流者流四境靡寧矣岩叟之罪監司不亦宜乎幸朝廷即詔截留一十萬石減價出糶活蒼生於閭里輯奸宄於草茅一言出而享太平非岩叟之類哉

元祐四年留上供斗斛三分之一為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

所在歡呼

謹案民情千古一轍昔日歡呼於今豈異積於太倉而紅腐何若留外省以施恩愛民者所當急圖也

高宗紹興中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之米所餘之數歲樁一百萬石列廩貯之以備水旱詔從之上曰所儲遇水旱誠為有補非細事也

謹案疏可題而不題非但不為小民作饑饉之謀亦不為君上建太平之策矣如韓公此疏一行餓莩頹

之而生盜賊因之而息不大有功於社稷哉

紹興五年湖南旱甚呂頤浩為帥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又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充賑濟全活甚衆

謹案民不得食死亡相繼即無意外之虞已損國家元氣呂公之奏截留非有愛民憂國之實心者不能也

孝宗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截留在州樁管上供米三萬

石獻助米二千石本州義倉八萬餘石又撥附近縣義倉五萬石又請借會子五萬貫接續收糴米麥賑濟江州旱傷截留上貢米六千五百餘石本州義倉米四萬四千餘石截留贛州起到一萬石賑糴本錢四萬餘貫作本收糴米斛又撥本路常平米十萬石誘勸上户認糴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吉筠等州見起赴建康府米八萬餘石樁管米六萬七千餘石

明陳龍正曰饒州得米十六萬餘石錢五萬貫江州

得米三十三萬餘石錢四萬貫賑饑可謂厚矣觀其多方措置非能如隋文帝之多藏也然彼有餘而不散以促其危此不足而樂散以綿其祚人主之存心天之福禍不其永鑒與

乾道間胡銓疏中有云熙寧間浙西災傷而沈起張靚不先事奏聞朝廷是不遵太宗之制也元祐間浙西災傷而蘇軾先事奏乞處置是能遵太宗之制也今歲諸路或旱或水方秋成之際米已翔貴日甚一日來春艱

食灼然可知儻不先事而圖則乙酉流離之患臣恐不免

謹案此疏所言足見截留之當早若臨期撥用雖多無益顧撥用於既荒之後莫若截留於未荒之前胡公以天下為己任力排和議深折權奸無刻不以蒼生為念故慮無不周言無不切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尚書省臣言杭蘇湖秀四州大水請輟上供米二十萬石審其貧者賑之

謹案大水為災羣黎饑饉在朝大僚能據實奏請留供賑饑不可謂非留心國計者然以四州億萬之民僅恃此項以為救濟較之聖君賢主蠲賑兼行不惜重費者去之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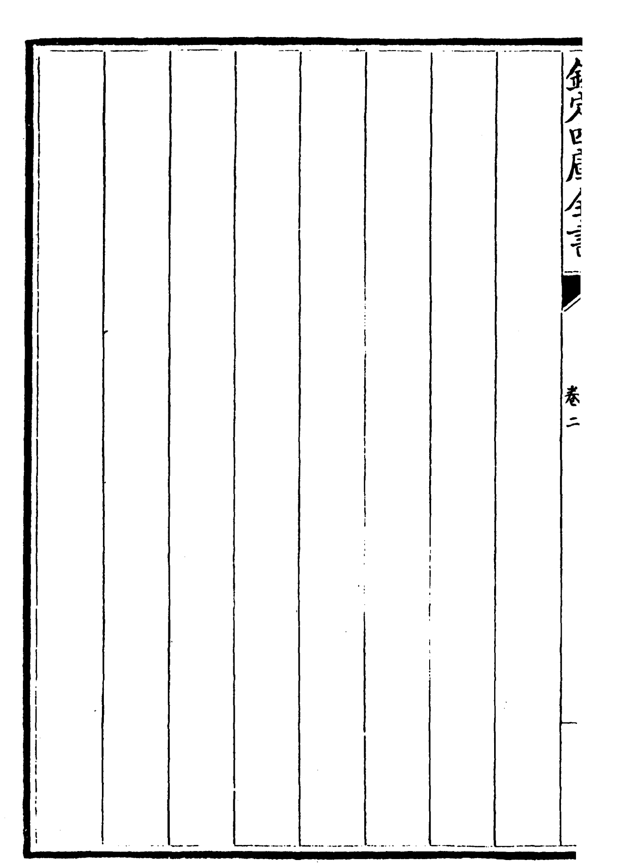
明憲宗成化二年江淮大旱民自相殘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與之種

謹案江淮為財賦之區旱荒如此而不早為之計督

撫大吏之責也截漕給種亦一時之權宜總之災荒
未至必先提策一段愛民仁心整頓一番惠民經濟
同寅協恭上以積誠台天和下為閭閻籌本計斯得
之矣
奏截留總論曰明儲嵯與都御史書有云目前救荒簡
便應急百方以思莫如截留漕運之米為善泰昌元年
御史左光斗亦請截漕救荒可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
唐宋之詔有自來矣元明雖不能及要亦未嘗不以此

為善也若王岩叟之罪監司韓仲通之得上諭為國為民之心豈淺見者所能哉呂頤浩為賑饑而特請胡銓能先事而疏題生饑人於將斃散盜賊於無形得熒熒不救炎炎奈何之意矣林聰之奏請庶幾乎近之聖天子以四海為家豈必實粟於京而始為其粟哉況天庾既足壓腐者多枵腹之民賴之得活何為畏縮不題忠君愛國之臣當如是乎若夫看省分之大小奏截留之多寡不獨下救其民抑亦廣上之澤於無窮矣願牧民

之君子推類以權其宜俾黎元偶處荒年而不知有饑餒之色上下和樂中外乂安豈不稱良有司之偉業歟



六稽常平以杜侵欺

漢耿壽昌　隋文帝
唐陸贄　宋韓琦
余靖　慶歷詔
司馬光　蘇軾
高宗諭　董熠
元張光大　明張朝瑞

漢宣帝五鳳四年歲豐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賜爵關内侯

謹案一倉建而民農兩利固本之法莫踰於此豈為

有司應急而成哉所以官司必不可令邢用小民欲貸不必待乎奏聞利民而不利官耿倸立倉之意原是如此

隋文帝開皇間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汲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

謹案文帝之置倉亦云備矣但豐年既實粟於倉歛歲即宜散給於民始得建倉之益是以能藏而又能

發不似守藏者惟以吝惜為心則痌瘝視民之心時時切摯於衷矣

唐陸贄奏議有云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内無餒孚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耳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除賑給百姓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録事分須富不至侈貧

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而數美具可不務乎

謹案陸贄之意除賑給百姓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蓋積穀原以為民倘官長那用於平時荒年百姓更從何處支給況奸胥猾吏知其可以轉移即生多少情弊陸贄此奏可謂良法

宋韓琦論常平倉米遇年歲不稔合減原價出糶但出糶之時須令諸縣取逐鄉逐村下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糴米每戶或三石或兩石不許浮數唯是坊

郭則每日零細糴與浮居之人每日或一斗或五升則人人盡受實惠

謹案鄉村來糴者以數石計城市來糴者以升斗計非常平不足以應之倘被借端那去急廹何從糴取故上司不得視為無礙錢糧下屬不可因公借用倘上下交侵不但無顔以對耿侯益且深有愧於韓公矣

仁宗慶歷二年余靖疏內有云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

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先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户口多寡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繫帳三司不問出入令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㝡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支撥並依景德先降勑命施行

謹案此疏說得何等明白若先為三司借去蓄積盡矣遇饑年將何救濟余公之疏慮之深而言之切可

為常平萬世不易之良規

慶歷四年正月詔陜西穀翔貴其令轉運司出常平倉粟減價出糶以濟貧民

謹案減價出糶始得常平之意若早為有司所那百姓何由受惠聖意何由宣布此上臺之稽察當嚴而小民之首告宜許也

司馬光言常平之法此乃三代良法也向者有州縣缺常平糶本雖遇豐年無錢收糴又有官吏怠惰厭糴糶

之傾不肯收糴盡入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趍時收糴而縣申州州再申其提點取候指揮動經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以致出糶不行堆積腐爛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謹案有此三害已為常平之大蠹況又有挪用之端存無一二饑年仍不賑糶四害並侵一無所惠不可向常平而生歎乎

蘇軾奏內有云臣在浙江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

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條將常平斛斗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内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

謹案東坡救荒惟以平糶常平為美後人猶議其賑有不及見有未廣則凡後之為司牧者正宜於常平之法竭盡經營興其利剔其弊使萬姓永為利賴荒

年實有可恃斯為至計

高宗紹興庚午高宗皇帝謂執政曰國家之常平倉以備水旱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侵用若臨時貸於積穀之家徒為文具無實效也

謹案不得侵用四字高宗已深知有司之弊矣見得水旱為災數之難料非豫備穀粟以救濟生靈何以解一時之紛擾此詔可為萬世法

從政郎董煟曰常平錢物不許移用不知他費不許移

用至於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旱傷去處州縣仰一面計度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謹案此一節説盡常平利弊何以近則不然便於官而不便於民常平似為官而設也嗚呼是所重者官所賤者民不知米由民出聚而不散鉅橋粟黎陽米是禍端也故侵那者在所當稽而現存者宜於賑糶也

元張光大有云常平者荒歉之預備無傷於農有益於民遇水旱雹蝗之變民無菜色不至流離餓殍之患良法也可以遏富豪趨利之心無抄劄戶口之煩有司視為文具者原其所自糴本之未立耳若以御史所言將三臺追到贓罰銀兩各隨所屬撥為常平糴本此為反本還原仁民之良策也循環糶糴以濟饑民何患乎米有限而不能遍及村落哉為政君子果能深味常平之意則可以固邦本結民心萬世之長策也

謹案昔人知常平可以固邦本結民心謂返本還原之道莫若以贓罰銀兩收糴之非籌之熟而計之得者歟奈何後之司牧無米則聽之有穀則用之民之困苦絶不經營循吏果若是乎查盤之不可稍忽也明矣

明張朝瑞有云伏覩大明會典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為糴穀收貯以備賑濟次災則賑糶其費小極災則賑濟其費大奈何歲久法湮各州縣僅存

城内一倉其餘鄉社盡無之矣玆欲令各屬縣於東西南北適中水陸道達人烟湊集處各立常平一所本道查發贓罰併該府縣無礙銀兩糴穀入倉不許逼抑科擾平民或值中饑大饑以便賑糶賑濟富者不許混買仍用張詠賑蜀連坐法每歲本道或該府管糧官單車一廵視焉以防官之治名而不治實者蓋社倉之法立以時收斂富者不得取重息騰高價貧民歲歲受賜雲恩誠救荒之良策也

謹案從古法久弊生貴乎經理者之搜剔盡善備災恤患誠無過於常平義倉今張公所言頗得致治之要然後世人情利弊尤須曲意體貼斟酌變通務使法立而民胥享法之利實在有益於草野斯稱順俗宜民之至計

稽常平總論曰常平倉循環糶糴出入利民之妙法良有司能盡心於其間徹底為民勿敢自便則蘇公美意猶然復見於今茲第使各省雖有常平倉即遇饑年官

不得發民不得食以避部議之嚴是豈知立倉之本意哉試思隋文之倉米粟未嘗不足獨以閉藏不給致敗

慶歷詔高宗諭庶幾其可也所以戒借用之弊者莫如陸贄與余靖得賑糶之美者首推韓琦與蘇軾法之弊也司馬光言之最詳倉之廢也張朝瑞論之最當其他皆可為規為式左傳云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常平善人之政稽察豫備之端可不慎重其事哉

欽定康濟錄卷二